

近几年，“器官捐献”成了中共媒体的热门话题。父母捐给子女，妻子捐给丈夫，各界捐款，移植专家，脑死亡，死刑犯——严肃的医疗课题被媒体渲染得红红火火，煽情的言辞掩盖着谎言背后的交易……



“器官捐献”背后的黑幕

【明慧网】2006 年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，在国内外压力下，中共不再高调宣传器官移植（2003-2006 年移植数量每年超过 2 万例），但 2007 年之后的移植数量仍维持在每年 1 万例以上。人们不禁怀疑：在中国，活体捐献微乎其微，脑死亡立法没有实现（至 2007 年 9 月，中国脑死亡者捐献器官只有 61 例，亲属移植只占器官移植总数的 1.1%），如此数目巨大的鲜活人体器官是从哪里来的？

面对国际谴责，中共拒绝外界调查，同时加大宣传力度，掩盖真相。

“死刑犯器官”疑云

长期以来，中共外交、媒体对“死囚器官”视为禁区，并指责外界的批评是“别有用心”。但 2006 年 11 月，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曝光之后，突然高调承认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说法“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”。

尽管中共对死刑犯的数量讳莫如深，据国际司法界估计是 3000 人-6000 人，然而中共每年有超过 1 万例器官移植手术（实际数量应为官方统计的数倍之多）。

器官供体要通过组织配型，死刑犯不是都符合严苛的捐献条件。那些被秘密关押、失踪的法轮功学员，算不算广义的死刑犯呢？

近期，中共官方媒体又开始宣传“亲体移植”和“脑死亡捐献”，以扩大供体来源，摆脱“利用死刑犯不

人道”的指控、妄图洗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。

“亲体间移植”的陷阱

事实上，自 2001 年以后，世界移植技术发达的国家已不再提倡“亲体间移植”，因为安全性难以保证，很可能手术后从一个病人变成两个人，最终供体不幸因器官衰竭而亡。

中共为了掩盖真相，利用媒体大肆片面夸大“亲体间移植”的优势，鼓动亲属间配型，称配型容易、省钱，隐瞒术后患者极可能面临的风险。

《济南日报》2014 年 7 月 16 日介绍山东大学二院肾移植科主任王洪伟时，谈到这个一天完成 10 台肾移植手术的主任，竟然感叹器官来源少，并表明“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和牺牲供者的健康，是以鲜血、痛苦、健康为代价，是迫不得已时的无奈之选。”

《华讯财经网》报道的地下卖肾中介案中，中介的一句话道出了另外的黑幕：“有些医生告诉我们，现在器官移植手术，10 个手术中有 9 个是假亲属。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医院里都心知肚明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共高调宣传抓获多少黑中介，并象征性地惩办几个勾结黑中介的移植医院和医生，把中共的罪恶归因于个别不法分子，转移民众视线。

“脑死亡捐献”的烟幕弹

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涉及人体器官移植的法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

（2007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），并没有确立脑死亡的死亡认定标准。这是中共惯用的手腕。

2014 年 5 月 7 日《东方早报》中“法学专家：脑死亡下器官移植或是侵犯生命权”一文写道：

“一则宣扬主旋律的新闻报道，让全社会都感动的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，却让许志强感到疑惑的是，这场‘千里送心’背后，却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：为救助他人而自愿献出心脏的绝症男子，在当时已经死亡了吗？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，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的同意，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？”

只可惜质疑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宣扬“主旋律”的喧嚣中。

2006 年 5 月，一位沈阳老军医曾投书揭露中共的卑鄙手段：“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自愿，一类是非自愿，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，怎么理解呢？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的是真实名字，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用的是伪造的名字，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，而且是在移植自愿书上签字的（当然是代签的）。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资料有 6 万多份，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，并承担一切后果，甚至还有移植心脏，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。”◇

大陆游客：国内海外两重天

【明慧网】2015 年 3 月 15 日，加拿大多伦多圣派翠克节游行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 9 年应邀参加，受到中西方观众赞赏，游行负责人 Alan Louthe 在主席台上兴奋地说：“欢迎你们每年的到来。”

观众吴先生来自东北商务考察团，他感慨道：“天地之别，真是两重天啊。在大陆根本看不到，法轮功队伍太震撼了。”他表示要把这场面照下来，带回国。

同行的张先生说：“我们海外旅游走一轮，到哪儿都能看到法轮功。看看这些法轮功学员，多么精神，多么祥和，多么健康……法轮功在海外这么受欢迎，还弘扬了 100 多个国家，这肯定是好东西，他们推崇的‘真善忍’是最基本的人性要求，对国对民都有好处啊。”

他说：“现在的大陆乌烟瘴气的，有毒食品、



空气污染、破坏自然环境。水污染都达到了 70%，那是居民长期饮用的水呀。这样下去人还能活吗？！”他最后说：“法轮功将来一定能回（中国）去，民众都可以炼了，中国肯定会好起来。”◇

从地狱到天堂的七天

【明慧网】我曾被医生诊断活不足百日。我曾遍访名医，在高楼与山间穿梭，面对着卵巢癌晚期术后在原位又长出的鸡蛋大的肿块，面对着我

不见一丝发迹的头颅，面对着我因心脏病三天两次被急救车拉到医院的病危通知单，所有的回答，无力回天。面对着医生一次次无情的宣判，我绝望的眼里已流不出一点泪滴，死神在十八层楼下呼唤，跳下来吧，解脱你的苦难。浑河的浪花拍打着堤岸招呼，跳下来吧，送你到彼岸。不！不！不……面对着死神的邀唤，我期待冥冥中有奇迹出现。2010 年 7 月 28 日，医生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床榻上的我无望地等待着地狱的阴冷。

2010 年 8 月 20 日，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，朋友的姐姐闻讯敲开了我

的门，望着从她身上淌下来的一地的雨水，望着她噙满泪水的慈悲的双眼，我伸出苍白而无力的双手，接过让我新生的《转法轮》。

2010 年 8 月 27 日，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，早晨 9 点，我捧起《转法轮》，端坐一个半小时，一气读了 60 页，轻快地下床走到门口；惊回首，那个坐不足 20 分钟就躺下喘的人，哪去了？！

2010 年 8 月 27 日下午 3 点 30 分，我莫名高烧，浑身剧痛，被惊恐不已的朋友送进医院，高烧 38.2℃，输液至晚 8 点，不退，升至 38.5℃。又拉起了肚子，一遍又一遍，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也无法控制“病情”。朋友突然说：“是不是看书看的？”冒雨赶来的姐姐看了我，肯定地说：“师

父在给你净化身体。”医院的病床上，我深深地磕下了头……

更为神奇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主治医生拿着刚出来的片和所有的化验单，惊叫着走到我面前，“你吃了什么仙丹妙药，你的肿块没有了！所有指标都正常了！你好了！”满室的惊奇目光都聚在我的脸上。

“我看了《转法轮》，我只看了 7 天《转法轮》啊！”

“太神奇了！”激动的医生连呼不已，我傻傻地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掉了下来。

7 天，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瞬，可是，2010 年的 8 月 20 日至 8 月 27 日，我这个病入膏肓的被告知回天无力的人，却从地狱跃上了天。”（文／辽宁省 清心）◇

【明慧网】我刚修炼法轮功，就到了一家外企公司工作，不久遇到了一次心性考验。当时，公司承接了一个几千万元的大合同，要把购买的 IT 设备运到外地，我负责给设备购买保险。

我联系了几家大的保险公司，对其中一家比较满意，但是他们的价格较高。我在电话中告诉对方：“如能把价格降低，我会考虑和你们合作。”

对方说：“你不要压我的价格，事成之后，我会和你分这笔钱。”

分钱与降价

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赶紧说“先不要说这个了”就放下电话。我很矛盾，我离开国企到外企，就是想赚大钱，现在有人把钱送上门，况且是自己工资的几倍呀！

但是我心中明白：自己已经走上法轮大法修炼的路，应该做一个好人，不能再干坏事，那是对自己不负

责任，也在毒化社会，必须坚定按照法轮大法的标准做一个好人。

我再给对方打电话，他再次提出要我给他好处，我告诉他：“不要再提此事，我不会这样做，如果不降价，我就和其它公司合作了。”他的态度变得毕恭毕敬，答应降价。

我们顺利成交。我把 IT 设备安全运到了用户处。我的心性通过这次考验提高上来，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不择手段赚钱了。◇

黑龙江七台河市庞士兴自述遭迫害经历

我叫庞士兴，今年四十六岁，家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太河村，以打零工为生，于一九九六年五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大法中受益良多。

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至今，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共四年；一次非法判刑三年，数次被非法囚禁在当地看守所，多次被迫流离失所，老父亲也受到株连，被派出所非法监禁二十四小时，三天后而含恨离世。父亲去世后，我母亲在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的期盼中度日。在这十几年的血腥迫害中，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牙被打掉四颗，肋骨被打折，耳朵被打聋……斑斑血迹历历在目。

一、七台河警察逼我父母下跪

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，我被七台河市红旗派出所和村治保主任王国玉劫持回七台河（王国玉勒索我八百元钱），关押在没人知道的地方，由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联合七台河公安、国保对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，利用各种手段，刑罚逼迫学员转化，让人不寒而栗，每分每秒的肉体与精神都在承受煎熬，几天几夜的痛苦折磨后，把我们送到看守所。那里的环境特别恶劣，二十多人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，是木板铺，特别的潮湿，许多人身上都起了疥，拉屎撒尿都在屋内的大桶里，臭味难闻，吃的是拳头大小的窝窝头，喝的是白菜汤，光有咸淡，盆底是黑泥。钱在这里已不是钱了，看守所一头猪卖了八千元还说是赔了。在这里存二百元钱，能吃根麻花都很不错了。每天早七点起来坐在铺上，一直到下午四点半，被犯人看着，稍有不满意，牢头就拳脚相加。下午四点半后开始考监规，差一个字打五鞋底。这里每天哭声，打骂声，叫声混成一片。

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被非法关押十七天，每天都有警察来刑讯逼供，一听到铁门开的声音，就恐惧笼罩着全身，浑身战栗，度日如年。更为恶劣的是，我被关押十七天以后，不但没释放而且还逼迫我母亲下跪逼迫我转化。当时迫害我的是红旗派出所的所长葛方敏，片警王大伟，他们把我铐在铁椅子上，然后胁迫我母亲给我下跪。当时看着母亲，我心都要碎了，心如刀绞，撕心裂肺的难受。

他们无情的剥夺我的信仰，逼迫我的父母给我下跪，却反过来说我没有亲情，其流氓本性可见一斑。在这里关押两个多月还不放人，又把我转到第二看守所，所长任中良，人称笑面虎。号里的人一听到他的名字，仿佛小鬼见阎王，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严重，手段极其残忍恶劣，当时有一百多学员在那里，由张和平指使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的迫害，公检法曾扬言打死不负法律责任。

他们把我们分关在各监号，指使犯人打我们。我在七号监舍，先是给我洗凉水澡，拔拔凉的水从头一点点往下浇，冰凉透骨，折磨我几个小时后，仿佛要窒息，晕厥，还有开飞机（头顶墙胳膊后抬起）直到晕了为止，又把我上衣扒光，四五个人强行把我推靠到发烫的暖气片上。还有用皮鞋跟撞击头部，用拳头猛击两耳，两耳出血了，对我施暴犯人中有一个姓白。

一次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，所长任中良用摩托车链子打我估计有半小时之久。王大伟又指使一个叫王曾的盗窃犯把我头往墙上撞，王大伟用冰凉的水浇我和邸士洪。在这迫害三个月后才回家。

二、绥化劳教所的邪恶转化

二零零零年的时候，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逐步升级，我

再次来到北京上访，就这样茫然无措的被人劫持到绥化劳教所。刚到绥化劳教所，一下车我们就被带到了卫生间，把衣服扒光后浇凉水，用铺板削，折磨数小时后，坐在小凳子上，由四五个犯人看着，全身一动不能动，一坐就是一天，稍动一点就是一顿暴打。而且警察时常恐吓，逼迫，转化我们，体罚继续信仰真、善、忍的法轮功学员，中午到操场走正步，在阳光曝晒下，当时法轮功学员李宝华就休克过去。

他们看到强制转化不了，就换了方式，一方面对我们威逼利诱；一方面利用伪善麻痹我们，而在这种变异的思想带动下误入歧途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深深的痛悔。关淑云杀人案就是被劳教转化后的产物，成了共产恶党的牺牲品。

三、牡丹江监狱的邪恶

二零零四年我在去同修家的路上，被片警王大伟绑架，劫持到二看，一个月后转到第一看守所，所长郭顾忠。后被非法判刑三年，半年后转七台河监狱集训队，我不配合他们，绝食抗议，他们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，四个犯人轮流看管。二个月后，又劫持到牡丹江监狱。

在集训队又迫害一年，被转到第九监区。因为我不劳动，警察姜卫东，黄威指使犯人。在卫生间用一根一米半长的木棒打我，强迫我干活。七、八、九三个监区是为北京汇琳凯公司代加工服装（也是奴工产品）。早五点起床，吃完早饭，就排队去厂房干活，超负荷劳动，有不少人得了肺结核。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。这三个监区曾出现过拉肚发烧，传染的疫病。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奴役迫害一年多以后回家。

以上是我遭迫害的经历，许多的痛苦，经历是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，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是很大的，超出了人们想象。◇

【明慧网】我在讲真相中，遇到了很多发自内心的善言善行，写几个片段和大家分享。

旅客：法轮功早晚要平反

2014年4月的一天，我乘坐客车，与两位旅客聊天，我问那位男士：“你知道贵州‘藏字石’吗？”女士问我：“你是法轮功吗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女士问：“不知高智晟律师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出来了没有？听说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”（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，被中共关进监狱迫害。）

她说：“我见过高智晟律师一次，他是高级律师，很了不起。听说他所在的律师所被（共产党）解散了。”

男士说：“法轮功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，我暗地帮了你们法轮功好多忙，我非常同情你们，你们里面有很多高水平的人。有很多人被迫害得很重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被迫害过。被吊过、被打过毒针、被扒光过衣服……”男士说：“你受到的迫害还不是最重的。还有更重的。你们不要着急，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你们说话，法轮功早晚要平反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一旦平反，需要你们站出来说话。”



商人：我太崇拜你们师父了

2014年1月的一天，我在一摊位买东西时，问商人和他的朋友是否知道“三退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保平安”，他们说：“早就知道，早退了！”我祝福他们，付完钱就离开了。

过后我才发现一大兜光盘（约30多盘）忘在摊位上了。我骑上摩托车急忙返回去，商人把兜子递给我，亲切地说：“我给你收着，原封没动。”这时，另一个摊位的商人说：“给我一盘吧！”看来兜里的东西他们打开看过了。我说：“行啊！”他看我答应得痛快，连忙说：“你给我两盘吧，我太崇拜你们李洪志师父了！”

工头：没写法轮大法好我也不要呢！

2014年2月的一天，我在城区公路边给挖管道的民工讲真相。一位工头模样的中年人问我：“你还有挂在车上的（真相护身符）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！”他说：“那你多给我几个。”旁边一位岁数大的说：“我也要！”“工头”对他说：你那个白色车得挂一个。我告诉他们护身符上写有“法轮大法好”。“工头”说：没写“法轮大法好”我还不

要呢！

司机：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

我在公交车上给邻座一位农村妇女讲真相。她大嚷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！”

我平静地说：“当年日军侵略中国，共产党的‘小米加步枪’能打下日军几架飞机？共产党打游击战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就能打败拥有飞机、大炮、海军舰队的日本军？真实的历史是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打了22次大型会战、1117次大型战役、3万8千次大小战斗，牺牲300多万国军战士，赢得了抗日的胜利。”

她嘟囔着说：“我没有文化，你有文化。”说着就去别的座位坐下了。一位中年男子坐到农村妇女刚刚离开的座位上，对我说：“你接着讲。”这时，坐在靠前车门座位上的年轻女士说：“法轮大法好。”公交车司机跟着说：“没有共产党，才有新中国！”

（文／山东大法弟子）◇

读者来信



关于“共产党给你开工资”的谬误

【明慧网】我是大陆公民，宪法讲我享有言论自由，今略表一二。我发现法轮功学员在对人讲真相时，常常有人这样指责：“共产党给你开工资，你还反对共产党？”还有人叫板：“说党不好，那给你开工资你别要哇！”这些话语，让我惊愕。

所谓“共产党给你开工资”显然是一个认识错误。在世界各国，人们都是按劳取酬，“工资收入”是你的劳动换取，“养老金”是劳动者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。正是因为中共的原因，我国的社保体制才迟迟建立。大家还记得失业工人上街游行的情景吧。今天“养老金”的发放，是劳动者自身诉求和努力的结果，也是面对世界压力和时代进步的必然。

共产党不种地、不做工，也不是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者，更不做科研，没有发明创作，它的钱哪来的？还不是老百姓（纳税者）的钱？

是老百姓被迫给共产党钱，而不是共产党给老百姓钱。

共产党抢了老百姓的钱，豢养一批专门盘剥、祸害老百姓的党徒。这样一个政党，其实是一个黑帮。我们被黑帮压榨，怎么还要感谢它呢？（文／石严）◇

火烧塑料瓶会啥样

央视的“天安门自焚”镜头中，王进东腿上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，在火中完好无损。咱可以试试，看这个瓶能耐火几秒钟？本人试过了，5秒瓶变软，7秒钟收缩变形，10秒缩成疙瘩燃烧。

汽油燃烧，火温可达410度以上，这样的高温燃烧，王进东耳朵、头发没烧坏，还能喊口号。有趣的是警察拎着灭火毯，在他身后等着，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。这不是演戏又是啥？（文／钟实）

